

# 奥尼尔文集

3



Neill

人民文学出版社

I712.15  
3  
:3  
2006



*Eugene O'Neill.*

# 奥尼尔文集

3

人民文学出版社



## 目 次

马可百万 .....	毕 裕 译 ( 1 )
大神布朗 .....	鹿 金 译 (103)
拉撒路笑了 .....	谢榕津 译 (179)
奇异的插曲 .....	邹惠玲 郭继德 译 (276)
发电机 .....	郭继德 译 (489)

# 马可百万

## 人 物

### 基督教徒(以出场先后为次)

旅客

马可·波罗

杜纳塔

尼科洛·波罗 马可的父亲

玛赛·波罗 马可的叔父

泰奥巴尔多 驻叙利亚的宗座代表,后来的教

皇格列哥里二世

多明我会修士

十字军骑士

教廷的信使

保罗·洛雷丹诺 杜纳塔的父亲,威尼斯的绅士

威尼斯的绅士和女士;兵士;阿克城的市民;乐

师;仆人等

### 异教徒(以出场先后为次)

旅客 袄教徒

旅客 佛教徒

合赞汗军队中的队长 回教徒

阿里弟兄 商人,回教徒

妓女

回教的苦修教士

两个商人 佛教徒

两个鞑靼商人

蒙古喇嘛

忽必烈的使者

忽必烈大汗

阔阔真公主 他的孙女

许衡 中国理学家

伯颜将军

波斯的使者

合赞 波斯的可汗

和尚

道士

儒生

阿訇

鞑靼史官

波斯、印度、蒙古、中国的平民;朝臣;贵族;

贵妇人;妇女;忽必烈朝廷上的卫士;乐师;

舞女;送丧的合唱队

## 场 景

### 序 幕

接近印度边界的波斯境内的一株圣树。十三世纪末叶。

### 第一幕

第一场 威尼斯城内杜纳塔家的户外。二十三年以前。

第二场 叙利亚阿克城内宗座代表的府邸。六个月以后。

第三场 波斯。四个月以后。

第四场 印度。八个月以后。

第五场 蒙古。十一个月以后。

第六场 中国汗八里忽必烈皇宫内的金銮殿。一个月以后。

### 第二幕

第一场 上都(和平之城)忽必烈避暑行宫内的便殿。十五年以后。

第二场 泉州港口御用船舶的码头。几周以后。

第三场 停泊在波斯霍尔木兹港口的、阔阔真公主乘坐的御用大船甲板上。两年以后。

### 第三幕

第一场 汗八里皇宫内的金銮殿。一年以后。——后来是威尼斯城内波罗家的餐厅。时间同上。

第二场 汗八里皇宫内的金銮殿。一年以后。

### 尾 声

剧院。

## 序 幕

与印度接壤的、辽阔的波斯<sup>①</sup>平原上的一株圣树。圣树枝干上钉着或绑着许多还愿的供品，从衣服上撕下来的碎布片，手镯，臂环。各种装饰物和蜡烛等。粗大的丫枝从树干上伸展出去，伸得很远。树下是一片阴凉的浓荫，与后面沙磧上正午的耀眼生花的阳光形成对比。一个商人脚步踉跄，一手提着一只像现代样品箱那样的勒着皮带的箱子，来到树下，掏出手帕来抹一下额角。他是个中年的白种人，基督教徒，面目平庸，髭须斑白，一副十三世纪时意大利商人的打扮，满身尘土。他又热又疲惫，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基督教徒 呵！

（从左首进来一个波斯袄教<sup>②</sup>徒，也是商人打扮。他带着一个方形的小手提包，也是又热又累，尘土满身。除了种族不同之外，他的年纪和外貌，和那基督教徒十分相似。两人先互相打量片刻，然后虚应故事地哈了哈腰。那袄教徒放下提包，抹一抹额角。）

基督教徒 （表示同情）热得像地狱一样！

袄教徒 （愁眉苦脸）还胜过地狱哩！（两人吃吃地笑了起来。一个佛教徒从右首进来。他是个克什米尔<sup>③</sup>的行商，气喘吁吁，汗流浹背。他背着一个包袱，身材和面貌与其他两人大致相同，一见他们就立定了。两人对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便哈了哈腰，于是那佛教徒走上前去，把包

① 国名，一九三五年改名伊朗。

② 原名“琐罗亚斯德教”，古代流行于波斯一带，传为琐罗亚斯德所创。南北朝时流入中国。唐代曾建寺于长安，名之为袄教，火袄教，拜火教或波斯教。

③ 地名，位于印度、巴基斯坦、中国、阿富汗、前苏联之间。

袱放在两人的行李旁边。)

佛教徒 (松了一口气)呵!(首先搭话)这太阳真会把人烤熟!

袄教徒 实在热得厉害。

基督教徒 (在大家坐定休息的时候,依次扫了一眼——兴致勃勃)真有趣!人家会以为我们三个人是预先约好在此地会面的呢。我看两位都很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有没有啊?

袄教徒 在设刺子<sup>①</sup>的妓院里。你喝得酩酊大醉。

佛教徒 碰巧那天晚上我也在。你又跳舞又大唱淫猥的歌曲。

基督教徒 (稍露窘相,但仍嬉皮笑脸)嘿——喔,对啦——我记起来了。那天是我生日,多喝了一盅——在我是很少有的事情。(忽然话题一转)下边的情况怎么样?

佛教徒 (翘唇撇嘴)货物销路不畅。我是从德里<sup>②</sup>来。又新添了进口税,市面动荡不安。我们是做念珠生意的。

袄教徒 (闷闷不乐)说到我呐,那也是自作自受,要帮一家阿拉伯书铺子兜销一样新奇的货色,一部木板书,书里有一千个胡说八道的阿拉伯故事,再加一个做饶头——讲的尽是男女偷情的勾当,至少他们要我这样说,好教人家来买。

基督教徒 你这一趟旅行经过伊斯法罕<sup>③</sup>那一带吗?

袄教徒 我刚从那边来。目前城里头凄凉得很。所有的铺子都奉上谕停止营业,为了替阔阔真<sup>④</sup>王妃举哀。

基督教徒 (直跳起来,像被黄蜂叮了一口)王妃逝世了吗?(目瞪口呆)啊,我还带有一封给她的介绍信,是威尼斯<sup>⑤</sup>波罗家庭商行的

① 地名,即今伊朗法尔斯省省会。

② 地名,印度城市,在恒河支流米木拿河西岸。

③ 地名,伊朗古都,中部伊斯法罕省省会。

④ 元宗室之女,波斯国合赞汗的王妃。

⑤ 意大利东北部城市。



老板马可·波罗写的。他当过护送公主的钦使，从中国一直送她到波斯完婚！啊，我正指望卖给她和她的丈夫一大批货物呢！

袄教徒（突然向左边一指）那边烟尘滚滚，是什么东西卷起来的？

（他们都两眼发直，开始担忧。）

基督教徒 好像不是骆驼。

佛教徒（心虚胆怯）看起来很古怪！

基督教徒 正向我们直冲过来。

袄教徒 这里平原地带常常闹鬼。

基督教徒（心惊胆战，但偏要装出很大胆的样子）我也听到过这些谣言，而且有时确也有人着魔，可是我不信——

佛教徒（忽然向大树一指）我要向这株献给佛陀<sup>①</sup>的大树祈祷，求菩萨保佑。

基督教徒 }  
袄教徒 } （异口同声——怒气冲冲）献给佛陀？

佛教徒 当然是啊！难道你们都没有听到过这个故事吗？我佛释迦牟尼<sup>②</sup>拿一根树枝剔牙，用后就扔了。嫩枝生了根，长成了这样一棵巨大的树，来永远证明佛法无边。

基督教徒（愤愤不平）你这话完全错了！这棵树是我们始祖亚当<sup>③</sup>的拐杖，后来传给摩西<sup>④</sup>，用它从石头里敲出清泉来，最后把它栽下。我主耶稣<sup>⑤</sup>受难时的十字架，就是用这树木做的。从此以后，这棵树就奉献给他了！

① 佛陀，梵文 Buddha 的音译，意为觉悟者，为佛教徒对释迦牟尼的尊称。

② 释迦牟尼（约前 565—前 486），佛教创始者，为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儿子。

③ 《圣经》故事中人类的始祖。

④ 犹太教、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

⑤ 基督教所信奉的救世主。后人据《新约全书》推算，耶稣生平当在公元一世纪初。

袄教徒（话中带刺）你们两人都上了这种傻话的大当！这株树是献给琐罗亚斯德的。他是世间唯一的真正宗教的始祖，是他从天堂里把生命之树的幼苗带到了人间，种在这里的。

佛教徒（尽情奚落）你们是一对迷信的绵羊！

基督教徒 你们是一双盲目崇拜的畜生！

袄教徒 你们是两头亵渎神圣的牲畜！（他们都一手按剑，两眼冒火，慢慢地逼视着对方。忽然三人同时听到有声音从左边传来，就一齐回首望去，他们顿时忘却了个人间的敌视，对所看到的情形，发出一声惊叫。）

佛教徒 他们拉着一辆双轮车！

基督教徒 他们一定是奴隶。瞧那个赶车的尽用鞭子抽！

佛教徒 可是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像是一口棺材！

基督教徒 准是金银财宝！

袄教徒 不，是棺材。（浑身发抖）唏！我看是凶多吉少。（他们一同俯伏，低首贴地。顷刻间先后传来了一片叫喊声、呼呼的皮鞭声和杂沓的脚步声，有两排年龄不同的人，三十个一排，上身寸丝不挂，腰间束着绳子，联成一串，分拴在一辆双轮大车的两根长长的辕杆上。他们在两个左右跑动的兵士的皮条和车上的班长与赶车的队长的长鞭抽打下，拼命朝前走，踉踉跄跄地走了进来。一到树荫中，他们站住了。紧缚在车上的是一口棺材，上面盖着白色的柩衣。）

队长（四十岁的年纪。一副生性刚愎的相道，举动野蛮，声音粗暴）停！（那两串身上鲜血淋漓、汗流如柱的人顿时倒作一堆，呻吟声和喘息声混成一片。那两个兵士也四仰八叉地躺倒在他们旁边。队长从车上跳下）嘿！这树荫真凉快！（他看看那株树——然后以充满敬畏的声音说）这一定就是那株圣树了。它曾经是穆罕默德<sup>①</sup>的拐杖，

<sup>①</sup> 穆罕默德（约570—632），伊斯兰教创立人。他于四十岁时宣称自己是真主的使者，于麦加开始创立以信仰一神为中心的伊斯兰教。至六百三十一年时，该教即成为阿拉伯半岛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

传了好几代，后来埋在阿布·阿卜杜拉的坟墓里。真主的旨意使它生了根，长成了这株树。（他向大树跪下做祷告，两个兵士也跟着他做。他站起身来，喝了一大口水——随即向周围横扫一眼，瞥见了那三个商人——猛然一惊，拔刀出鞘）喝！你们是些什么人？给我站起来！（三人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他向他们瞪了一眼，便放心来，粗暴地纵声大笑）真是活见鬼，你们倒把我吓了一跳！可你们这伙商人简直像跳蚤一样，到处都有！（然后，眉头一皱）还是三头不信真主的畜生呢！（厉声喝问）把你们的来历给我讲清楚！

佛教徒 我是往西边去做一笔生意，将爷。

袄教徒 我是往北边去。

基督教徒 我是去见合赞汗<sup>①</sup>，把这封信呈送给阔阔真王妃。可是我听说她逝世了。（他把信递过去，但迷信使那个队长心中惶惧，向后退缩。）

队长 真主不允许我碰着属于死人的东西。（一声强笑）你不消再往前去。王妃就在那里了！（他压低声音，向棺材一指。其他的人都目瞪口呆、惊魂不定地望着。队长冷冰冰地说下去）你现在无法再骗她的钱了，你这基督教徒！（又把声音压低，好像怕被别人听见似的）可是，看她的面容，你会以为她在安眠呢。

基督教徒 （大为惊诧）什么？你能看见她吗？

队长 她的棺材是玻璃做的。她的遗体由埃及人涂过油，因此她的容貌还像生前一样。这是遵照她的祖父忽必烈<sup>②</sup> 大汗的旨意做的。她的遗体现在要送回中国去安葬——我必须在天

① 波斯国阿鲁浑汗的继位者，阔阔真公主的丈夫。

② 忽必烈（1215—1294）元代皇帝。蒙古汗国成吉思汗之孙。一二六〇年继其兄蒙哥即大汗位，建号中统。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定国号为元。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灭宋，统一全国。庙号世祖。

黑以前把她送到第一道驿站,送不到就要遭严刑拷打!(忽然悲叹)可是真主使我受到了折磨!我来到前一个村寨时,骆驼脚都走跛了。我发现那些该死的村里人,为了逃避征用,早已把牲口赶往别处。可是这帮狗东西碍不了我的事,我就把他们拴在辕杆上当牲口用了。(恶狠狠地向那些呻吟不绝的人扫了一眼)可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熬到天黑?来人呀!给他们喝口水,提一提精神!(兵士把水罐递给周围的人。那些人喘着粗气,贪婪地伸出了手,随又颓然倒下。但三个年纪较大的人,已经疲乏不堪,动弹不得了。)

基督教徒 (心虚胆怯——急于想换个话题)那位王妃美丽吗?

队长 (故作大胆)你想看上一眼吗?你有呈送给她的信,不妨看一下——而且这是非同小可的奇迹!

基督教徒 (让对方消除疑虑,因为这时他的好奇心已占了上风)在西方,王妃的遗体,常常在安葬以前让公众瞻仰的。

队长 既然这是你们的风俗,那么你去把柩衣向后揭开吧。(那基督教徒走到车旁,战战兢兢地从棺材前头把柩衣揭开——那位二十三岁的美丽的鞑靼公主的脸就显露在玻璃下面。他惊叫一声,退缩不迭。她那安详的面容,似乎闪耀着一种超越死亡的无限宁静的生命的光辉,双目微合,似乎正在安眠。两人的目光都被强烈地吸住了。)

基督教徒 (呆了一下——敬畏地在胸口画个十字)你确信她是死了吗?

队长 (敬畏地低声私语)在宫殿里,我带领一队人全夜守护灵柩。我的眼睛简直离不开她的脸,仿佛她随时都会醒过来说话一样!(在他们交谈之间,不觉天色渐暗。在阔阔真的脸上,显现出一种非尘世所有的光彩,像圣像头上的光轮一样。从大树的虬枝丛条之间,送来一阵美妙而又带着幽怨的音乐声,仿佛张张树叶都是小小的竖琴,被微风随意拨动着琴弦。阔阔真的面容愈来愈栩栩如生。最后她双唇微启,两目渐睁,仰望着那株大树。)

队长 (跪下祈祷)真主保佑!

佛教徒 救苦救难,阿弥陀佛!

袄教徒 全能的太阳神保佑我!

基督教徒 耶稣救我!(一个悠扬美妙、超凡越俗的声音,那是阔阔真的声音,在他们看到她双唇开启的时候从棺内发出。)

阔阔真 这样说,我曾爱过,我曾为爱而死。现在我是爱的象征,我又有了生命。有生命,但我已不念已往的一切。是爱的象征,因此我能宽恕一切。(这时她嘴角露出一丝令人哀怜的妩媚的笑容)在威尼斯替我这样说!(一种轻柔的笑声,带着令人心醉的超自然的欢乐气息,从她双唇之间发出,与树枝间的声音互相应和,仿佛每一张如同竖琴一般的叶片,正同她一起欢笑,和谐悦耳。这笑声渐渐升向天空,终于杳然逝去。这时她脸际的光轮也已退尽了色泽。正午的炎炎赤日,重又涌现在像被火燎一般的平原上空。众人都俯伏在地。那些被拴着的可怜的人们精疲力竭,似睡非睡,其余的人显然都在索索发抖,疑神疑鬼,惊恐万状。)

基督教徒 (第一个恢复过来——心中迷惑不解)威尼斯!这一定是个口信,她要我带回去给马可·波罗!

队长 (狂怒取代了恐怖——一跃而起)这是你召唤来的基督教魔鬼的声音!连我都中了魔,幸亏真主把它赶回了地狱!(拔刀出鞘)把她的脸遮盖起来,你这妖巫!

基督教徒 (连忙把枢衣拉过去盖在棺材前头)好队长,我对你发誓——!

队长 (对兵士)听令!踢他们起来!我们必须离开此地!(兵士们一阵拳打脚踢,使那些被他们当作牲口的人站了起来。呻吟声、咒骂声和呼痛声混成一片。但是有三个人没有动弹。队长蛮横地向那个基督教徒大肆咆哮,来替自己壮一壮胆子)你这不信真主的狗东西!(随即向那佛教徒和袄教徒怒目直视)你们也是!你们跟他是串通一起的!(紧握刀柄。)

三个教徒（一齐跪下——全副的可怜相）行行好吧！饶了我们的性命吧！

班长（上前行礼）队长，有三个伙子我们叫不起来。

队长（大发雷霆）用鞭子抽嘛！

班长 都已经死了，队长！

队长（发起愁来）喔。（随又计上心头——对自己的残酷感到得意）三个，你说是三个？运气真不坏。真主已经安排好了！把那三个死人解下来，拿这三个去作替补！（用手一摆，兵士们便向三个商人猛扑过去，剥掉上衣，解下死人，就在原处将他们拴上。三个人表示不服，不断锐声惨叫，叫一声便挨一顿拳脚。其余的人以有气无力、漠不关心的眼光在一旁呆看着。）

基督教徒（尽力使自己的叫喊声高过于这些喧闹声）我的信！那是给王妃的信。你们这样无法无天，波罗弟兄知道了，会禀告大汗把你们活活鞭死！

队长（先是吓了一跳——随即施用狡计）再拿信来给我看一下！

基督教徒（递上信去，满怀希望）信在这里！请放了我吧！

队长（接过信去，不动声色地把它撕得粉碎）我不识字，但我认为你是在撒谎。无论如何，现在你可没有信啦！（基督教徒失声痛哭，便挨了一拳。队长和班长一跃上车）好，开步走！（在一阵阵猎猎的挥鞭声和哀哀的呼痛声中，车子迅速地被拉走了。在圣树下面，三具尸体躺作一堆。从大树间又送来了同先前的美妙而带幽怨的音乐声，仿佛它的精灵正在叶上演奏最后的一曲悲歌，向那已离开人世的公主告别。那声音悄然而来，又悄然远去，直到一切都归于静寂，只有微风吹拂着树叶，轻柔地瑟瑟作响。）

〔幕落〕

## 第一幕

### 第一场

二十三年以前。隐隐传来清脆的童声，正低唱一支情歌。灯光渐明，显出在威尼斯一条水道边的杜纳塔家的户外。有一只平底小船停在这屋子的装有栏杆的窗下。马可·波罗肩背吉他，正站在船上。他是个十五岁的孩子，生气勃勃，面目清秀，身材匀称。歌唱完了，他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一只手从栏杆间向他伸过来。他热情地吻着。手立刻缩了回去。杜纳塔的脸紧贴在栏杆上。她是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她的脸庞在月光下显得苍白而秀丽。

杜纳塔（温柔腼腆）你不该这样，马可。

马可 这没有什么坏处——只不过吻一下你的手！

杜纳塔（假作正经）我相信这是一桩罪过。

马可（迅速把手伸过窗栏，抓住了她的手）那么我就得偷吻了，而这乃是更大的罪过。（把她乐于顺从他的那只手拉下来凑到嘴上。）

杜纳塔 你弄痛我的手指啦。

马可（胆大起来）我有止痛法。（把她的手指一个一个地吻着）瞧！

杜纳塔（温情款款）你这傻孩子！你干吗要这么做？

马可（正正经经）你自己心里明白，杜纳塔。

杜纳塔 明白什么呀？（轻声轻气）你给我说下去呀，马可。

马可（脱口而出，声音有点发哑）我爱你，就是这句话。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就一直爱着你。而且你也一直知道我爱你，所以用不着遮遮掩掩了。

杜纳塔（语软声低）我还不太相信。

马可（有点莽撞）而你自己呢？你爱我吗？你得给我个回答！

杜纳塔 你心里明白——用不着我来说。

马可 求求你，要你亲口说！

杜纳塔（低声细语）我爱你。这行了吧，傻孩子！

马可 你肯答应在我回来的时候跟我结婚吗？

杜纳塔 我答应你，不过你还得去求我的父母。

马可（心安理得）你不必担心。他们会很乐意，我家里的人也会很高兴，这可以使两家商行的关系更加密切。

杜纳塔（实话实说）你说得对。我也是这样想。（停顿片刻。周围暮色渐深，歌声和音乐声从四处飘来，或远或近。这时马可已经握住她的双手，脸也离窗栏更近了。）

马可（一声长叹）今夜景色真美，我如果不是非走不可就好了。

杜纳塔 我也这样希望！你真一定要走吗？

马可 是的，而我自己也很愿意走——除了舍不得离开你以外，我非常愿意走。我要到处游历，见见世面，会会各种各样的人物，亲自了解他们的习惯和需要。如果想成为一个真正有作为的大人物，就非这样做不可。这是我父亲的话——我叔父也常常这样说。

杜纳塔 但是这次的旅行路途遥远，路上会有很多的危险吗？

马可（夸下海口）有危险我也能对付。叔父曾经说过，对一个真正的商人来说，冒险，当然是必要时的冒险，乃是一种最好的训练，父亲也常引用一句格言，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们两人，在忽必烈大汗的朝廷上待了九年之久，来来去去，应当是富有经验的了，是不是？

杜纳塔 你就是要到那边去吗？

马可 是啊，忽必烈大汗是世界上最富最富的皇帝，而叔父和父亲都与他很有交情。他们替他做了许多事情。我将要先做他的



近侍,父亲和叔父都说,只要做事不怕苦,不怕累,留心等待时机,替他办事,可以赚上几百万哩。

杜纳塔 我相信你会成功,但我希望你不要去很久很久。

马可 我会时时刻刻惦记你,像你惦记我一样。(声音有些沙哑)我真不想离开你,杜纳塔——可是我得开创我自己的事业——这样我们才好结婚——

杜纳塔 (连忙接话)是的——当然如此——不过你要尽早回来才是。

马可 可是,不管离别多么长久,你是会等着我的,是吗?

杜纳塔 (神情严肃)我会等着的,我可以对天起誓,马可。

马可 我也向上帝起誓,我一定回来和你结婚。我会一直忠实于你,永远不忘记你,不做任何事情——

杜纳塔 (屋内的声音使她吃了一惊)唏!屋子里有人走动。你必须走啦。给。(递给他一个小金盒)这是一位画家替我画的像。他欠了我父亲一笔香料钱,没有力量用现款偿还。在你远在他乡的时候,你能常常看着它,永远记着我吗?

马可 (热情地吻那个金盒)我天天看!

杜纳塔 你给我写信?

马可 我答应你。一有机会就写。

杜纳塔 (吞吞吐吐)你肯给我写——一首诗吗?只要是诗,不管怎么短都行。

马可 我来试一试,杜纳塔。我一定用心地写。

杜纳塔 我一定全心全意地爱它,马可!(猛然一惊)唏!我又听见声音了。必然是我父亲。我得悄悄地溜回去。

马可 (穷思极想)你肯吻我吗——让我真正地吻你一下吧——只要一下——为了告别?

杜纳塔 不行。